

紅樓夢

第九回

訓劣子李貴承申飭 嗔頑童茗烟鬧書房

話說秦業父子專候買家的人來送上學之信原來寶玉急于要和秦鍾相遇遂擇了後日一定上學打發人送了信至日一早寶玉起來時襲人早已把書筆文物收拾停妥坐在床沿上發悶見寶玉來只得伏侍他梳洗寶玉見他悶悶的因問道好姐姐你怎麼又不自在了難道怪我上學去丟的你們冷清了不成襲人笑道

這是那裡的話讀書是極好的事不然就潦倒了一輩子終久怎麼樣呢但只一件只是念書的時節想着書不念的時節想着家些別和他們一處頑鬧碰見老爺不是頑的雖說是奮志要强那工課寧可少些一則貪多嚼不爛二則身子也要保重這就是我的意思你可時時體諒襲人說一句寶玉應一句襲人又道大毛衣服我也包好了交出給小子們去了學裡冷好反想着添換比不得家裡有人照顧脚爐手爐也交出去了你可逼着他們添炭那一起懶賊你不說他們樂得不動白

凍壞了你寶玉道你放心出外頭我自己都會調停的你們也可別悶死在這屋裡長和林妹妹一處去頑要總好說着俱已穿戴齊備襲人催他去見賈母賈政王夫人等寶玉又囑咐了晴雯麝月等幾句方出來見賈母賈母也未免有幾句囑咐的話然後去見王夫人又出來書房中見賈政偏生這日賈政回家的早正在書房中與相公清客們閒話忽見寶玉進來請安回說上學裡去賈政冷笑道你如果再提上學兩個字連我也羞死了依我的話你竟頑你的去是正經仔細站斃了

我這地靠牆了我這門象清客相公們都起身笑道老世翁何必如此今日世兄一去二三年就可顯身成名的了斷不似往年仍作小兒之態的天也將飯時世兄意快請罷說着便有兩個年老的携了寶玉出去賈政因問跟寶玉的是誰只聽見外面答應了一聲早進來三四個大漢打千兒請安賈政看時認得寶玉奶姆之子名喚李貴的因向他道你們成日家跟他上學他到底念了些什麼書倒念了些流言混語在肚子裡學了些精緻的淘氣等我問一問先揭了你的皮再和那不

長進的算賬嚇的李貴忙雙膝跪下摘了帽子碰頭有聲連連答應是又回說哥兒已念到第三本詩經什麼攸攸鹿鳴荷葉浮萍小的不敢撒謊說的滿座闕然大笑起來賈政也掌不住笑了因說道那怕再念三十本詩經也都是掩耳盜鈴哄人而已你去請學裡太爺的安就道我說的什麼詩經古文一槩不用虛應故事只是先把四書一齊講明背熟是最要緊的李貴忙答應是見賈政無話方退出去此時寶玉獨站在院外屏聲靜候待他們出來便同走了李貴等一面担衣服一面

說道哥兒可聽見了不曾先要揭我們的皮呢人家的  
奴才跟主子賺些好體面我們這些奴才白陪着挨打  
受罵的從此也可憐見些纔好寶玉笑道好哥哥你別  
委屈我明兒請你李貴道小祖宗誰敢望請只求聽一  
兩句話就有了說着又至賈母這邊秦鍾早已來了賈  
母正和他說話呢於是二人見過辭了賈母寶玉忽想  
起來未辭黛玉又忙至黛玉房中來作辭彼時黛玉在  
窗下對鏡理粧聽寶玉說上學去因笑道好這一去可  
是要蟾宮折桂了我不能送你了寶玉道好妹妹等我

下學再吃晚飯那胭脂膏子也等我來再製勞叨了年  
日方撒身去了黛玉忙又叫住問道你怎麼不去辭辭  
你寶姐姐來寶玉笑而不答一徑同秦鍾上學去了原  
來這義學也離家不遠原係當日始祖所立恐族中子  
弟有力不能延師者即入此中讀書凡族中為官者皆  
有幫助銀兩以為學中膏火之費舉年高有德之人為  
塾師如今秦寶二人來了一一的都互相拜見過談起  
書來自此後二人同來同往同起同坐愈加親密又兼  
賈母愛惜也常留下秦鍾一住三五天和自已重孫一

搬看待因見秦鍾家中不甚寬裕又助些衣服等物不上一月工夫秦鍾在榮府裡便慣熟了寶玉終是個不能安分守理的人一味的随心所欲因此發了癖性又特向秦鍾悄說借們兩個人一樣的年紀况又同窗以後不必論叔侄只論弟兄朋友就是了先是秦鍾不敢當寶玉不從只叫他兄弟或叫他的表字鯨卿也只得混着亂叫起來原來這學中雖多是本族子弟與些親戚家的子侄俗語說的好一龍九種種種各別未免人多了就有龍蛇混雜下流人物在內自秦寶二人來了

都生的花朵兒一般的模樣又見秦鍾腴腆溫柔未語先面紅怯怯羞羞有女兒之風寶玉又是天生成慣能作小服低賠身下氣性情體貼話語纏綿因此二人又這般親厚也愿不得那起同窗人起了嫌疑之念背地裡你言我語詬誶諛詠佈滿書房內外原來薛蟠自來王夫人處住後便知有一家學學中廣有青年子弟偶動了龍陽之興因此也假說了來上學不過是三日打魚兩日晒網白送些束修禮物與賈代儒却不曾有此些進益只圖結交些契弟誰想這學內的小學生圖了

薛蟠的銀錢穿吃被他哄上手的也不消多記世下又有兩個多情的小學生亦不知是那一房的親眷亦未考真姓名只因生得斌媚風流滿學中都送了兩個外號一叫香憐一叫玉愛雖係都有竊慕之意將不利于孺子之心只是都惧薛蟠的威勢不敢來沾惹如今秦寶二人一來了見了他兩個亦不免繾綣羨愛亦皆知係薛蟠相知故未敢輕舉妄動香玉二人心中一般的留情與秦寶因此四入心中雖有情意只未發迹每日一入學中四處各坐却八日勾留或設言托意或咏桑

寓柳遙以心照却外面自為避人眼目不意偏又有幾個滑賊看出形景來都背後擠眉弄眼或咳嗽揚聲這也非止一日可巧這日代儒有事回家只留下一句七言對聯令學生對了明日再來上書將學中之事又命長孫賈瑞管理妙在薛蟠如今不大上學應卯了因此秦鍾趨此和香憐弄眉擠眼二人假出小恭走至後院說話秦鍾先問他家裡的大人可管你交朋友不管一語未了只聽見背後咳嗽了一聲二人嚇的忙回頭時原來是個窗友名金榮的香憐本有些性急便忌激

問他道你咳嗽什麼難道不許我們說話不成金榮笑道許你們說話難道不許我咳嗽不成我只問你們有話不分明說許你們這樣鬼鬼崇崇的幹什麼故事我可也拿住了還賴什麼先讓我抽個頭兒偌們一聲兒不言語不然大家就奮起來秦香二人就急得飛紅的臉便問道你拿住什麼了金榮笑道我現拿住了是真的說着又拍着手笑嘆道貼得好燒餅你們都不買一個吃去秦鍾香憐二人又氣又急忙進來向賈瑞前告金榮說金榮無故欺負他兩個原來這賈瑞最是個圖

便宜沒行止的人每在學中以公報私勒索子弟們請他後又助着薛蟠圖些銀錢酒肉一任薛蟠橫行霸道他不但不去管約反助紂為虐討好免偏那薛蟠本是浮萍心性今日愛東明日愛西近來有了新朋友把香玉二人丟開一邊就連金榮也是當日的好友自有了香玉二人見弃于金近日連香玉亦已見弃故賈瑞也無了提攜幫襯之人不說薛蟠得新厭故只怨香玉二人不在薛蟠前提攜了因此賈瑞金榮等一千人也正醋妬他兩個今見秦香二人來告金榮賈瑞心中更不

自在起來雖不敢呵叱秦鍾却拿着香伶作法反說他  
多事着實搶白了幾句香伶反討了沒趣連秦鍾也訕  
訕的各歸坐位去了金榮越發得了意搖頭咂嘴的口  
內還說許多閒話玉愛偏又聽了兩個人隔坐咕咕唧  
唧的角起口來金榮只一口咬定說方纔明明的撞見  
他兩個在後院裡親嘴摸屁股兩個商議定了一對免  
論長道短之言只顧得志亂說却不防還有別人誰知  
早又觸怒了一個人你道這一個人是誰原來這人名  
喚賈薈亦係寧府中之正派玄孫父母早亡從小免跟

着賈珍過活如今長了十六歲比賈蓉生得還風流俊  
俏他兄弟二人最相親厚常共起居寧府中人多口雜  
那些不得志的奴僕常能造言誹謗主人因此不知又  
有什麼小人詬誶謠詠之辭賈珍想亦風聞了些口聲  
不好自己也要避些嫌疑如今竟分與房舍命賈薈搬  
出寧府自己立門戶過活去了這賈薈外相既美內性  
又聰敏雖然應名來上學亦不過虛掩眼目而已仍是  
聞鷄走狗賞花閱柳為事上有賈珍溺愛下有賈蓉匡  
助因此族中人誰敢觸逆于他他既和賈蓉最好今見



有人欺負秦鍾如何肯依如今自己要挺身出來執不平心中且忖度一番金榮賈瑞一等人都是薛大叔的相知我又與薛大叔相好倘或我一出頭他們告訴了老薛我們豈不傷和氣待不管如此謠言說的大家沒趣如今何不用計制伏又止息聲口又不傷臉面相舉又粧出小恭去走至後面悄悄把跟寶玉的書童茗烟叫至身邊如此這般調撥他幾句這茗烟乃是寶玉第一個得用的且又年輕不諳事如今聽賈薔說金榮如此欺負秦鍾連他的爺寶玉都干連在內不給他個知

道下次越發狂縱了這茗烟無故就要欺壓人的如今得了這信又有賈薔助着便一頭進來找金榮也不叫金相公了只說姓金的是什麼東西賈薔遂跺一跺靴子故意整整衣服看看日影兒說日正時候了遂先向賈瑞說有事要早走一步賈瑞不敢止他只得隨他去了這裡茗烟走進來便一把揪住金榮問道我們臊屁股不臊管你起毛相干橫豎沒臊你爹就罷了你是好小子出來動一動你茗大爺嚇的滿室中子弟都茫茫的痴望賈瑞忙喝茗烟不得撒野金榮氣黃了臉說反

了奴才小子都敢如此我只和你主子說便奪手要去  
抓打寶玉秦鍾尚未去時從腦後聽得一聲早見一方  
硯瓦飛來並不知係何人打來却打了賈藍賈茵的座  
上這賈藍賈茵亦係榮府近派的重孫這賈茵少孤其  
母疼愛非常書房中與賈藍最好所以二人同坐誰知  
這賈茵年紀雖小志氣最大極是淘氣不怕人的他在  
位上冷眼看見金榮的朋友暗助金榮飛硯來打茗烟  
偏打錯了落在自己面前將個磁硯水壺打了粉碎濺  
了一書黑水賈茵如何依得便罵好因攘的們這不都

動了手了麼罵着也便抓起硯磚來要飛賈藍是個省  
事的忙按住硯磚極口勸道好兄弟不與俗們相干賈  
茵如何忍得見按住硯磚他便兩手抱書篋子來照這  
邊搥了來終是身小力薄却搥不到反至寶玉秦鍾案  
上就落下來了只聽噹啣一响砸在桌上書本紙片筆  
硯等物撒了一桌又把寶玉的一碗茶也砸得碗碎茶  
流那賈茵即便跳出來要揪打那飛硯的人金榮此時  
随手抓了一根毛竹大板在手地狹人多那裡經得舞  
動長板茗烟早吃了一下亂嚷你們還不來動手寶玉

還有幾個小廝一名掃紅一名鋤藥一名墨雨這三個豈有不淘氣的一齊亂嚷小婦養的動了兵器了墨雨遂掇起一根門門掃紅鋤藥手中都是馬鞭子蜂擁而上賈瑞急得攔一回這個勸一回那個誰聽他的話肆行大亂衆頑童也有幫着打太平拳助樂的也有胆小藏過一邊的也有立在桌上拍着手亂笑喝着聲兒叫打的登時鼎沸起來外邊幾個大僕人李貴等聽見裡邊作反起來忙都進來一齊喝住問是何故衆聲不一這一個如此說那一個又如彼說李貴且喝罵了茗烟

等四個一頓攆了出去秦鍾的頭早撞在金榮的板上打去一層油皮寶玉正拿褂襟子替他揉見喝住了衆人便命李貴收書拉馬來我去回太爺去我們被人欺負了不敢說別的守禮來告訴瑞大爺瑞大爺反派我們的不是聽着人家罵我們還調唆人家打我們茗烟見人欺負我他豈有不為我的他們反打夥兒打了茗烟連秦鍾的頭也打破了還在這裡念書麼李貴勸道哥兒不要性急太爺既有事回家去了這會子為這點子事去聒噪他老人家到顯的俗們沒禮似的我的

主意那裡的事情那裡了結何必驚動老人家都是  
瑞大爺的不是太爺不在這裡你老人家就是這學裡  
的頭腦了衆人看你行事衆人有了不是該打的打該  
罰的罰如何等鬧到這步田地還不管賈瑞道我呸喝  
着都不聽李貴道不怕你老人家惱我素日你老人家  
倒底有些不是所以這些兄弟不聽就鬧到太爺跟前  
去連你老人家也脫不了的還不快作主意撕羅開了  
罷寶玉道撕羅什麼我必是回去的秦鍾哭道有金榮  
在這裡我是要回去的了寶玉道這是為什麼難道別  
人家來得僭們倒來不得的我必回明白衆人攢了金  
榮去又問李貴金榮是那一房的親友李貴想一想道  
也不用問了若說起那一房親戚更傷了兄弟和氣茗  
烟在窗外道他是東衙裡璜大奶奶的姪兒那是什麼  
硬正仗腰子的也來嚇我們璜大奶奶是他姑娘你那  
姑媽只會打旋磨兒給我們璉二奶奶跪着借當頭我  
眼裡就看不起他那樣主子奶奶李貴忙喝道偏這小  
狗養的知道有這些咀嚼寶玉冷笑道我只當是誰的  
親原來是璜嫂子的姪兒我就去問他說着便走叫

茗烟過來包書茗烟進來包書又得意道爺也一用自  
已去見他等我去他家就說老太太有話問他呢漚上  
一輛車子拉進去當着老太太問他豈不省事李貴忙  
唱道你要死仔細回去我好不好先拖了你然後回老  
爺太太就說寶哥全是你調唆的我這裡好容易勸哄  
的好了一半你又來生了新法免你鬧了學堂不說變  
個法免壓息了纔是劍遂往火裡奮茗烟方不敢做聲此  
時賈瑞也生恐鬧大了自己也不干淨只得委曲着  
來央告秦鍾又央告寶玉先是他二人不肯後來寶玉  
說不回去也罷了只叫金榮賠不是便罷金榮先是不  
肯後來經不得賈瑞也來逼他權賠個不是李貴等只  
得好勸金榮說原是你起的端你不這樣怎得了局金  
榮強不得只得與秦鍾作了揖寶玉還不依定要磕頭  
賈瑞只要暫息此事又悄悄的勸金榮說俗語云  
忍得一時忿 終身無惱悶

紅樓夢第九回

紅樓夢

第十回

金寡婦貪利權受辱

張太醫論病細窮源

話說金榮因人多勢重又兼賈瑞勒令陪了不是給秦鍾磕了頭寶玉方纔不吵鬧了大家散了學金榮散了回到家越越想越氣說秦鍾不過是賈蓉的小舅子又不是賈家的子孫附學讀書也不過和我一樣他因仗着寶玉同他相好就目中無人既是這樣就該行些正經事也沒的說他素日又和寶玉鬼鬼崇崇的只當人

都是瞎子看不見今日他又去勾搭人偏偏撞在我眼裡就是鬧出事來我還怕什麼不成他母親胡氏聽見他咕咕嘟嘟的說你又要管什麼閒事好容易我望你姑媽說了你姑媽又千方百計的向他們西府裡璉二奶奶跟前說了你纔得了這個念書的地方若不是仗着人家僭們家裡還有力氣請得起先生呢況且人家學裡茶飯都是現成的你這二年在這裡念書家裡也省好大的嚼用呢省出來的你又愛穿件鮮明衣服再者因你纔那裡念書你就認得什麼薛大爺了那薛大

爺一年也幫了僭們七八十兩銀子你如今要鬧出了這個學房若再要找這樣一個地方我告訴你說罷比登天的還難呢你給我老老实實的頑回子睡你的覺去好多着的呢于是金榮忍氣吞聲不多一時也自去睡了次日仍舊上學去了不在話下且說他姑娘原聘給的是賈家玉字輩的嫡派名喚賈璜但其族人那裡皆能像寧榮二府的富勢原不用細說這賈璜夫妻守着些小小的產業又時常到寧榮二府裡去請安又會奉承鳳姐兒并尤氏所以鳳姐兒尤氏也時常資助資

助他方能如此度日今日正遇天氣清明又值家中無事遂帶了一個婆子坐上車來家裡走走瞧瞧寡嫂並姪兒閒話之間金榮的母親偏提起昨日賈家學房裡的事從頭至尾一五一十都向他小姑子說了這璜大奶奶不聽則已聽了怒從心上起說道這秦鍾小子是賈門的親戚難道榮兒不是賈門的親戚人都別是勢利了況且都做的是什麼有臉的事就是寶玉也不犯向着他到這個田地等我去到東府瞧瞧我們珍大奶奶再問秦鍾的姐姐說說叫他評評這個禮這金榮的母親聽了急的了不得忙說這都是我的快嘴告訴了姑奶奶求姑奶奶快別去說罷別管他們誰是誰非倘或鬧出來怎麼在這裡站得住若站不住家裡不但不  
能請先生反在他身上添出許多嚼用來呢璜大奶奶說道那裡管得許多你等我說了看是怎麼樣也不容他嫂子勸一面叫老婆子瞧了車坐了望寧府裡來到了寧府進了東角門下了車進去見了賈珍的妻子尤氏也未敢氣高殷殷勤勤叙過了寒溫說了些閒話方問道今日怎麼沒見蓉大奶奶尤氏說他這些日子不



知怎麼經期有兩個多月沒來叫大夫瞧了又說並不  
是喜那兩日到了下半日就懶怠動了話也懶說眼睛  
也發眩我說他你且不必拘禮早晚不必照例上來你  
竟養養罷就是有親戚來還有我呢就有長輩怪你等  
我替你告訴連蓉哥我都囑咐了我說你不許累才他  
不許招他生氣叫他好生靜養靜養就好了他要想什  
麼吃只管到我這裡來取倘或他有個好反你再娶娶  
這樣一個媳婦兒這麼個模樣兒這麼個性情兒只怕  
打着燈籠兒也沒處去找呢他這為人行事那個親戚

那個長輩不喜歡他所以我這兩日好不心煩偏生今  
兒早起他兄弟來瞧他誰知他那小孩子家不知好反  
看見他姐姐身上不好這些事也不當告訴他就受了  
萬分委曲也不該向着他說誰知昨日學房裡打架不  
知是那裡附學的學生倒欺負了他裡頭還有些不乾  
不靜的話都告訴了他姐姐孀子你是知道的那媳婦  
雖則見了人有話有笑的他可心細心又多不拘聽見  
什麼話兒都要忖量個三日五夜總罷這病就是從這  
用心太過上得來的今兒聽見有人欺負了他的兄弟

又是惱又是氣惱的是那狐朋狗友搬是非調三惑四氣的是為他兄弟不學好不上心讀書以致如此學裡吵鬧他為了這事索性連早飯還沒吃我總到他那邊安慰了他一會又勸解了他的兄弟幾句我叫他兄弟到那邊府裡找寶玉免去了我又瞧着他吃了半盞燕窩湯我總過來的嬌子你說我心焦不心焦况目今又沒個好大夫我想到他這病上我心裡如同針扎一般你們知道有什麼好大夫沒有金氏聽了這一番話把方纔在他嫂子家的那一團要向秦氏理論的盛氣早嚇的丟在爪哇國去了聽見尤氏問他好大夫的話連忙答道我們也沒聽見人說什麼好大夫如今聽起大奶奶這個病來定不得還是喜呢嫂子倒別教人混治倘若治錯了可了不得尤氏道正是呢說話之間賈珍從外進來見了金氏便問尤氏道這不是璜大奶奶麼金氏向前給賈珍請了安賈珍向尤氏說讓這大妹妹吃了飯去賈珍說着話便向那屋裡去了金氏此來原要向秦氏說秦鍾欺負他兄弟的事聽見秦氏有病連提也不敢提了况且賈珍尤氏又待的甚好因轉怒

為喜的又說了一會子閒話方家去了金氏去後買珍方過來坐下問尤氏道今日他來有什麼說的尤氏答道倒沒說什麼一進來臉上到像有些着惱的氣色似的及至說了半天話又提起媳婦的病他到漸漸的氣色平靜了你又叫留他吃飯他聽見媳婦這樣病也不好意思只管坐着又說幾句閒話就去了倒沒有求什麼事如今且說媳婦這病你那裡尋一個好大夫來給他瞧瞧要緊可別耽誤了現今借門家走的這群大夫那裡要得一個都是聽着人的口氣死人怎麼說他也

添幾句文話免說一遍可到殷勤的狠三四個人一日輪流看到有四五遍來看脉大家商量着立個方個吃了他不見效到弄得一日三五次換衣服坐起來見大夫其實于病人無益賈珍說可是這孩子也糊塗何必脫脫換換的倘或又着了涼更添一層病還了得任憑什麼好衣裳又值什麼呢孩子的身體要緊就是一天穿一套新的也不值什麼我正要告訴你方纔馮紫英來看我他見我有些抑鬱之色問我是怎麼了我告訴他媳婦身子大不爽快因為不得個好太醫斷不是

喜是病又不知有方碍無方碍所以我心裡實在着急  
馮紫英因說他有一個幼時從學的先生姓張名友士  
學問最淵博更兼醫理極精且能斷人的生死今年是  
上京給他兒子捐官現在他家住着呢這樣看來或者  
媳婦的病該在他手裡除災也未可定我已叫人拿我  
的名帖去請了今日天晚或未必來明日想一定來况  
且馮紫英又回家親替我求他務必請他來瞧的等得張  
先生來瞧了再說罷尤氏聽說心中甚喜因說後日  
又是太爺的壽日到底怎麼辦法賈珍說道我方纔到

了太爺那裡去請安兼請太爺來家受一受一家子的  
禮太爺因說道我是清淨慣了的不愿意往你們那  
是非場中去你們必定說是我的生日要叫我去受些  
衆人的頭你莫如把我從前注的陰騭文給我好好的  
叫人罵出來刻了比叫我無故受衆人的頭還強百倍  
呢倘或後日這兩日一家子要來你就在家裡好好的  
款待他們就是了也不必給我送什麼東西來連你後  
日也不必來你要心中不安你今日就給我磕了頭去  
倘或後日你又跟許多人來鬧我我必和你不依如此

說了後日我是再不敢去的了且叫來陞來吩咐他預備兩日的筵席尤氏因叫了賈蓉來吩咐來陞照例預備兩日的筵席要豐豐富富的你再親自到西府裡請老太太太太二太太和你理二嫂子來逛逛你父親今日又聽見一個好大夫已打發人請去了想明日必來你可將他這些日子的病症細細的告訴他賈蓉一答應着出去了正遇着方纔到馮紫英家去請那先生的小子回來了因回道奴才方纔到了馮大爺家拿了老爺名帖去請那先生去那先生說道方纔裡大爺可

也向我說了但是今日拜了一天的客纔回到家此時精神實在不能支持就是去到府上也不能看脉調息一夜明日務必到府他又說醫學淺薄本不敢當此重荐因馮大爺合府上的既已如此說了又不得不去你先代我回明了大人就是了大人的名帖着實不敢當仍叫奴才拿回來了哥兒替奴才回一聲兒賈蓉覆轉身進去回了賈珍尤氏的話方出來叫了來陞吩咐他預備兩日的筵席的話來陞聽畢自去照例料理不在話下且說次日午間門上人回道請的那張先生來了

賈珍遂延入大廳坐下茶畢方開言道昨日承馮大爺示知老先生人品學問又兼深通醫學小弟不勝欽敬張先生道晚生粗鄙下士知識淺陋昨因馮大爺示知大人家第謙恭下士又承呼喚敢不奉命但毫無實學倍增汗顏賈珍道先生不必過謙就請先生進去看看免婦仰仗高明以釋下懷于是賈蓉同了進去到了內室見了秦氏向賈蓉說道這就是尊夫人了賈蓉道正是請先生坐下讓我把賤內的病症說一說再看脉如何那先生道依小弟意下竟先看脉再請教病源為是我

初造尊府本也不知道什麼但我們馮大爺務必叫小弟過來看看小弟所以不得不來如今看了脉息看小弟說得是不是再將這些日子的病勢講一講大家斟酌一個方兒可用不可用那時大爺再定奪就是了賈蓉道先生實在高明如今恨相見之晚就請先生看一看脉息可治不可治以便使家父母放心于是家下媳婦們捧過大迎枕來一面給秦氏拉着袖口露出手腕來這先生方伸手按在右手脉上調息了至數凝神細盼了半刻工夫換過左手亦復如是盼畢了說道我們

外邊坐罷賈蓉于是同先生到外邊屋裡炕上坐了一個婆子端了茶來賈蓉道先生請茶茶畢問道先生看這脉息還治得治不得先生道看得尊夫人脉息左寸沉數左關沉伏右寸細而無力右關虛而無神其左寸沉數者乃心氣虛而生火左關沉伏者乃肝家氣滯血虧右寸細而無力乃肺經氣分太虛右關需而無神者乃脾土被肝木剋制心氣虛而生火者應現今經期不調夜間不寐肝家血虧氣滯者應脇下痛脹月信過期中發熱肺經氣分太虛者頭目不時眩暈寅卯間必

然自汗如坐舟中脾土被肝木剋制者必定不思飲食精神倦怠四肢酸軟據我看這脉當有這些症候總對或以這個脉為喜脉則小弟不敢聞命矣旁邊一個貼身扶持的婆子道何嘗不是這樣呢真正先生說得如神倒不用我們說的了如今我們家裡現有好幾位太醫老爺瞧着呢都不能說得這樣真切呢有的說道是喜有的說的是病這位說不相干這位又說怕冬至總沒有個真着話免求老爺明白指示指示那先生說大奶奶這個症候可是象位耽擱了要在初次行經的時

候就用藥治起只怕此時已全愈了如今既是把病化  
悞到這地位也是應有此灾依我看起來這病尚有三  
分治得吃了我這藥看若是夜間睡的着覺那時又添  
了二分拿手了據我看這脉息大奶奶是個心性高強  
聰明不過的人但聰明太過則不如意事常有不如意  
事常有則思慮太過此病是憂慮傷脾肝木忒旺經血  
所以不能按時而至大奶奶從前的行經的日子問一  
問斷不是常縮必是常長的是不是這婆子答道可不  
是從沒有縮過或是長兩日三日以致十日不等都長

過的先生聽了道妙阿這就是病源了從前若能以養  
心調氣之藥服之何至於此這如今明顯出一個水虧  
火旺的症候來待用藥看看于是寫了方子遞與賈蓉  
上寫的是

益氣養榮補脾和肝湯

人參 二錢

白朮 二錢  
土炒

雲苓 三錢

熟地 四錢

歸身 二錢

白芍 二錢

川芎 一錢  
五分

黃芪 三錢

香附米 二錢

醋柴胡 八分

懷山藥 二錢  
炒

真阿膠 二錢  
蛤粉炒

延胡索 錢半  
酒炒

炙甘州 八分



引用建連子七粒去心大棗二枚

賈蓉看了說高明的很還要請教先生這病與性命終久有妨無妨先生笑道大爺是最高明的人人病到這個地位非一朝一夕的症候了吃了這藥也要看醫緣了依小弟看來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總是過了春分就可望全愈了賈蓉也是個聰明人也不往下細問了于是賈蓉送了先生去了方將這藥方子並脈案都給賈珍看了說的話也都回了賈珍並尤氏了尤氏向賈珍道從前大夫不像他說的痛快想必用藥是不錯的

賈珍道人家原不是混飯吃的久慣行醫的人因為馮紫英我們相好他好容易求了他來的既有了這個人媳婦的病或者就能好了他那方子上有人參就用前日買的那一斤好的罷賈蓉聽說畢話方出來叫人打藥去煎給秦氏吃不知秦氏服了此藥病勢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十回

